



天津云客户端  
看往期电子报

野牛渡坐落在崇山峻岭中，一条大河从两山之间蜿蜒而下，拐弯的地方长年累月形成一个巨大的草滩，草滩上就是野牛村，村里清一色的明清时期的古老建筑。野牛村的对面就是野牛渡，村民们出门办事，都要坐渡船过河。

野牛渡在古时因为经常有野牛出没而得名，而今声名鹊起，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，却是得益于一幅名叫《摆渡人》的画。画面上，野牛村在暮色苍茫中忽隐忽现，渡口边三间朴素的瓦房掩映在树林中，一条大河从上游扑面而来，一位披着蓑衣的摆渡人，在河面上摇着渡船。烟雨欲来未，远山如黛，近水墨绿，摆渡人犹如穿越时空的使者，意境幽远深邃，直抵人心。

这幅画出自霍教授之手，在一次全国绘画比赛上，一举夺得金奖。随着报纸、电视台对画作铺天盖地的宣传，野牛渡也跟着家喻户晓，好多城里人慕名来此游玩，野牛渡风景度假区便应运而生。

霍教授不但是艺术学院的知名教授，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的专家，此次野牛渡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，霍教授就是背后推手。他对野牛渡情有独钟，觉得它是被遗忘在深山里的一颗璀璨明珠。

这一天，霍教授驱车来到野牛渡风景度假区的宾馆，在马副镇长的陪同下，和当地几位相关部门的领导共进晚餐，边吃边商讨申遗的一些细节。酒过三巡，一道鲫鱼汤被端上桌，顿时香气四溢，霍教授惊喜地说：“哎呀，久违的渡口鲫鱼汤，让我魂牵梦绕好些年，今天终于又有机会品尝到这原汁原味的佳肴了。”

霍教授的夸赞一点儿也不过分，这种鲫鱼生长在野牛渡渡口一带的水湾里，肉质鲜美，清炖的鲫鱼汤更是鲜得让人神清气爽。但凡来了客人，一道清炖渡口鲫鱼汤，是这里必不可少的地方特色美食。

八年前的暑假期间，霍教授无意间来到野牛渡写生，在渡口的瓦房里住了将近一个月。每天晚上，摆渡者老阮都会从河里捞上一条八两左右的鲫鱼，清炖一锅汤，两人边吃边喝着小酒。

那一段快意人生的日子，在霍教授的记忆里烙下深刻的印记。不过，回到千里之外的城市后，他就再也没有尝到过这样的美味了。好多次午夜梦回，他的唇齿间依旧回味着渡口鲫鱼汤的清香。

看着鱼汤里的鲫鱼，霍教授打趣地说：“这条鱼的摆盘多么像河里的一条渡船，可惜少了摆渡人。”众人一看，还真像这么一回事，都呵呵一笑。马副镇长听出霍教授话里有话，抱歉地说：“霍教授，真是不好意思，你说的摆渡人老阮，我们也去寻找过，确实不知去向。”

霍教授在来时的路上，提前给马副镇长打过电话，让他帮忙把老阮接到宾馆里见一面，两个老朋友单独聚一聚。马副镇长起初满口答应，可是过了一会儿，又打来电话，说他刚刚了解到具体情况，野牛渡旅游开发后，老阮的房子拆迁了，人也离开了野牛渡，没人知道去向。

第二天上午，在马副镇长的陪同下，霍教授来到当初的渡口，故地重游。原先的三间瓦房已经不在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漂亮的小洋楼，木渡船也没有了，两条小客轮轮番运送游客。如今的野牛渡早已没有了往日的宁静，到处是游客，到处是喧嚣。霍教授感叹地说：“八年不见，真是大变样啊。”

四十岁那年，云英请了十天假回云夏店，为云奶做寿衣，图个添福增寿的好寓意。

云夏店是个只有百十来户的山乡小镇，街心清一色的青石板铺地。每天天刚亮，各家各户都自觉扫干净自家门口，碰到下雨天，街面洗得青幽幽如同古镜，有人走过，全镇都能听到嗒嗒嗒的脚步声。镇东头有一棵百年老槐树，云奶就住在槐树边。

回乡次日，云英请的裁缝师傅就上了街，在老槐树下扯起棚子，支好缝纫机，案板上堆满了平布衣、斜纹布、卡其布、灯芯绒，五颜六色的布料晃花了人的眼。

这一年，云奶六十九岁，腰不弯、背不驼，因三个子女都在城里有好工作，云奶在云夏店说话底气足，嗓门亮。

云英刚泡好茶，就有乡邻过来捧场：“云奶，您老这是要跟英子去省城享福啊？”

“八抬大轿来抬我都不去，我一个人在云夏店多自在，快活似神仙。”云奶打着哈哈回答。

正说着，邮递员骑着自行车过来了：“我就晓得云夏店有两个福星，镇东头的云奶，镇西头的荣婆，儿每月汇钱，钱多得数不完。”邮递员下了车，压低嗓门说：“不过还是云奶更胜一筹，逢年过节都有人惦记。”说着把汇款单递给了云英。这次给母亲做寿衣，大哥、二哥一人汇来一百元，剩下的云英兜底。

大家喝着茶，起哄道：“荣婆只见过武汉长江大桥，云奶可在北京天安门照过相，能比吗？”

太阳升起二竿高，喝茶的人都散了，荣婆拄着拐杖过来了。几年不见，荣婆的背又驼了不久，又干又瘦的身子穿了件厚皮袄，看着都替她累。云英赶紧扶她坐下，斟了茶，问道：“荣婆，今天太阳好，穿这么厚，您老热不热？”

荣婆说：“不热，我怕风，皮袄挡风。”说着起身把案板上的布料挨个摸一遍，对云奶说：“你好好福气，养个姑娘，贴心。”

等荣婆走了，云奶撇撇嘴说：“穿个皮袄，见人就显摆，我才不眼热！皮袄有什么好，又笨重又不服帖，只顾面子，不顾里子，离天远，离地近的岁数，还没活明白。”

云英很欣慰，自己的老妈到底见过些世面，有见识。那次，云英除了给母亲做寿衣，还带回家一斤丝绵，扯了上好的墨绿色线绉，给云奶做了一件对襟丝绵袄。

云奶摩挲着丝绵袄，满心欢喜：“丝绵袄多好啊，又暖又贴身，拿件皮袄我都不换。”

30年后，云英升级为云姨，跟当年的云奶一样，成了个有见识的老太太。云姨加入了“夕阳红”京剧团，平日里与三五老友吹拉弹唱，节日带妆上台表演，是票友圈的名角。

这一日晚饭时，云姨对女儿说，现在流行美容，同社团的祝奶奶和金妮都去做了眼袋。“就像在眼皮上刷了妆，那眼睛紧巴巴、直愣愣的，多惨人。”云姨边笑边摇头，接着说，“大家都撞撞我去做，说我眼睛大，做完效果更好。我才懒得折腾呢，离天远，离地近的年纪，倒给钱都不做！”

饭后，女儿、女婿出去散步了，云姨独自进了房间，翻看老相册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女儿回来了，隔着门对云姨说：“妈，要是想去，周末我陪您去医院，您悠做了眼袋，秒杀一众票友，上台更惊艳了。”

云姨听着，一滴泪落到了相册上。那是云奶的相册，照片里云奶坐在冬日的暖阳里，笑盈盈地看着云姨，她的身上，穿着一件锃亮、挺括的新皮袄——那是云奶七十大寿时，云英送给母亲的寿礼。

马副镇长笑着夸赞说：“这还得感谢霍教授您啊，要不是您将这里的风景画得出神入化，野牛渡怎么可能有今天。”

霍教授不置可否地笑了笑，然后沿着河边的小路向前走去。马副镇长急忙制止说：“霍教授，小路不好走，还是回宾馆去吧。”霍教授连说不碍事，自顾自地往前走去，马副镇长只得跟着。霍教授慢慢地走着，边观赏风景边说：“前面就是我当年画画的地方，那幅《摆渡人》就是在那里完成的。我想去看看，找找当年的感觉。”

来到那一小片开阔地带，霍教授不由得感慨起来，如今站在这里，早就找不到画上那种世外桃源的意境了。这时，一阵香味传来，霍教授吸吸鼻子，连说奇怪，这里怎么会有鲫鱼汤的味道？

## 难忘渡口鲫鱼汤

曾凡洪



循着香味走过去，在河边低洼地带的一个小草棚外面，一个简易的小炉子上正煨着一只土锅，香味就是从锅里飘出来的。霍教授惊讶地说：“噢！这不是老阮的土锅吗？”

这只土锅他太熟悉了，八年前的夏天，霍教授跟它打了差不多一个月的交道，如今，土锅里积了厚厚的一层垢，但就是这样的土锅，小火慢煨，才会出好味道。锅在人就在，霍教授试探地向四周喊道：“阮大叔！”

果然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儿，闻声从草棚里走了出来，认出来人是霍教授后，竟折身回到棚子里，只扔下一句话：“被你害得不浅，又来干什么？”

马副镇长拉着霍教授说：“霍教授，人家不欢迎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”霍教授说：“我这次来，就是找他的，得说话再走。”说完便低头进了草棚。

草棚就一间屋那么大，打着地铺，床头堆着几件衣服，屋中间摆着一张破木桌，除此之外，别无他物。不过，与整间屋子极不协调的是，桌上居然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。然而，正是因为这台笔记本电脑，霍教授才得知老阮的现状，决定来找他的。

当初野牛渡开发时，开发商强占了老阮的三间屋子，补偿了他三万元钱，可是这三万元钱在当时只能建一间房子。老阮祖祖辈辈都是摆渡人，他一下子失去了房屋，还失去了营生。他年事已高，只有小学文化，除了摆渡划船，不会其他技能，生存就成了大问题。老阮找镇上、县里反映情况，要求给他起三间屋，能住就行，再安排一个差事，能糊口就行。

其实，这个要求并不过分，可是，镇上、县里一直不解决，说是已经按照拆迁政策补足了拆迁补偿，其他的不能乱开口子。老阮后来找到市里、省里，结果都是责令县里妥善处理。

最后，老阮实在没办法了，就凑钱买了一台电脑，找人帮忙开了个微博，写好博文，每天上网求回访，希望有人关注到他的博文，帮忙转发。为了学会用电脑，他可是

花了不少力气，虽然知道这种办法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，可走投无路的他也只能试一试。

没想到，前阵子霍教授在搜索野牛渡的信息时，真就无意中看到了老阮的博文，了解到他的现状，于是下定决心来帮他，谁知镇上百般阻挠，不让他见。

老阮瞥了一眼霍教授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当初你在我家待了近一个月，结果现在我无家可归，无事可做。”

霍教授说：“阮大叔，您别生气，野牛渡开发是早晚的事情，只不过他们不该这么草率地对待您。怪只怪，我对您关心得太少，一直没有来看望您，不知道您的遭遇。昨晚，他们说找不到您，我在微博上给您发消息，您怎么没有回？”

老阮说：“这里用电不方便，电脑没电了，还没来得及去充电。”霍教授说：“幸亏我来这里走走，碰巧遇见了您。您放心，我这次来，一定帮您讨回公道。”说完，他起身拿着电脑，搀扶着老阮，走出了草棚。

马副镇长尴尬地笑笑，说道：“霍教授，老阮住在这里，我是真的不知道，他的情况我了解得也不多，不过，您放心，我马上督促相关人员妥善处理。”霍教授说：“不必了。对了，马副镇长，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关于野牛渡申遗的事情，我退出，你们自己组织材料申报吧。”

一听这话，马副镇长急了，忙说：“别，别，霍教授，您是专家，您得帮我们啊。”霍教授严肃地说：“开发旅游本是好事，但如果因此牺牲了老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，申遗又有什么意义？”霍教授转身对老阮说：“阮大叔，走，我陪您去市里反映问题。”

霍教授搀扶着老阮到宾馆的停车场取车，忽然一辆车驶来，停在他们面前，从车上下来一名干部模样的人，伸出手握住霍教授的手说道：“霍教授，请留步。我是新任的镇长，姓牛，我看过您的电视访谈节目。”

牛镇长又握住老阮的手说道：“阮大叔，您的问题我们已经有了解决方案。”牛镇长讲，新一届镇政府决定，积极响应上级号召，他上任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着手解决老阮的安置问题。牛镇长打算增添一个新的游客体验项目，坐着木船水上游览野牛渡风景度假区，掌舵人自然非老阮莫属。老阮作为特殊人才，退休后还能享受相应待遇。

老阮激动地说：“太好了，谢谢牛镇长。”霍教授说：“这个办法好，既让阮大叔发挥了余热，也为风景区度假区增添了收入。我恳请牛镇长尽快将这个方案落实下来，千万不要再让阮大叔住在河边的草棚里了。”

牛镇长笑着说：“阮大叔今晚就可以住进风景度假区的员工宿舍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他再住草棚了。不过，霍教授，野牛渡风景度假区申遗是好事，您可不能撒手，得多上心啊。”

霍教授大笑着说：“之前那是说的气话。野牛渡与我无缘，申遗的事情怎么可能少得了我呢？”说完，他伸出手，和牛镇长的一双大手，紧紧地握在了一起。

## 文艺周刊

第三〇三九期

小小说专版

一大早就开始备菜，忙一整天，很是辛苦。但是最近两个月，李润发现孙易都是快中午才过来开店，可一点儿也不耽误生意，这让李润感到有些纳闷。后来才知道，孙易如今用的都是料理包，材料都是现成的，一元成本的煎蛋可以卖到四元，稳赚不赔。

午后一点，包子铺里的最后一个包子也卖完了，李润关了店门，开始和李峰收拾东西，准备回家。李润问：“你和阿美的事情怎么样了？”李峰没接话，叹了口气，坐在那儿闷闷不乐。

此时的隔壁餐馆热闹得很，因为出餐快，生意反而更红了。父子俩都沉默着。李峰突然说：“爸，要不我们也用料理包吧，这样赚得多，也不必那么辛苦。”李润听了，脸色一沉，起身背对着儿子，一边冲洗着手上的面粉，一边说：“做包子的手艺，是你爷爷传给我的，从调馅到和面，几代人倾注了那么多的心血，这可是我们的看家本领啊。”李峰说：“爸，可现在时代不同了，你得学会变通。”李润突然拔高了嗓门，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怒色：“再怎么变，也不能丢了手艺！我只知道要老老实实做人，本本分分做生意，你别忘了，这间包子铺虽然不大，但我就是靠着它，才养活了咱全家，不能对不起老主顾。”

李峰不想激怒父亲，便不再争辩，他知道父亲是对的，可心里始终不是滋味。

回家的路上，李峰突然收到了林美发来的微信：“阿峰，明天早上，我会带我妈一起去你店里吃包子，你可要好好表现。”李峰回复道：“你妈不是不同意咱俩的事吗，怎么会愿意过来吃包子？”林美回复：“日久见人心嘛，你人踏实又能干，包子铺的生意一定会越来越好，我怎么会看错的人，我妈一定会看到你的好。”

李峰笑了，抬头看看天，天色分外晴朗干净。他扭头对父亲说：“爸，对不起，刚才的事我以后不会再提了。”李润一愣，旋即舒展开脸上的皱纹，拍了拍儿子的肩膀：“最难的日子都过来了，以后莫再说那些丧气话。走，回家。”

小巷里洋溢着喧闹与欢笑，正是这世间最平凡的市井烟火，让此刻的父子俩心中充满了新的希望。



楼里晾晒的床单被风鼓起。上海的春分没有榆钱，梧桐絮粘在纱窗结成蛛网般的棉絮，手机屏幕显示着来自家乡的天气预报：晴，南风二级。

“姑娘，要不要荠菜？”楼下阿婆掀开竹篮，绿叶间缀着星星白花，“今早在崇明岛摘的。”

鬼使神差称了半斤，用自来水冲开泥土的刺鼻，忽然想起母亲总说春分有灵性，要接卯时的露。水珠顺着菜叶滚进不锈钢水槽，在正午阳光下折射出细小的彩虹。

砧板是在超市买的合成竹木，刀刃落下时不再有木纹杳没声响。我模仿母亲的手法将荠菜切成碎末，拌豆腐却调不出那若有似无的苦苦。“要用麻油。”视频通话时母亲的脸填满屏

黑牛被鬼子抓住了。为了在鬼子面前表忠心，汉奸罗歪嘴当着乡亲的面，用皮鞭狠狠地抽打黑牛，黑牛身上的衣服被撕开一道口子，血痕也渗了出来。

罗歪嘴恶狠狠地说：“谁、谁再敢救赤匪，皇、皇军就要屠村！”

乡亲们想救受伤的游击队员，罗歪嘴则仗着熟悉这一带的情况，千方百计搞破坏，帮着日本人迫害了不少游击队员。黑牛想参加游击队，但因老娘无人照料，没能如愿，便处处帮助游击队员。罗歪嘴于是报告鬼子，还杀鸡做猴，抓住黑牛以后，当着乡亲的面毒打他。

罗歪嘴打累了，鬼子大手一挥，让手下解开绑在树桩上的黑牛，丢在一边。

人群没有立即散去，在等鬼子和罗歪嘴走开，好实施营救。

汪大爷突然疯了似的，“嗷”一声叫着，飞跑进了院子。

“疯了！”老根下了结论，“老实人，受不得刺激！”

“可不是么，该死的罗歪嘴！”

“得快想办法给伤员消灭。”

“盐都没了，拿啥消炎？”接话的人好不沮丧。

战争年代，医疗条件差，有人受了伤，没有药品，只能依靠盐水清洗伤口，以免感染。但

鬼子强令商家严格按照家庭人口数量售盐，游击队员们受伤后，即使没被鬼子补上一枪，如若消炎不及时，伤口感染，也难逃一死。

“家里都没盐了。”大家将目光转向足智多谋的郑大爷。郑大爷眉头紧皱，他也没办法了。

这时，只见汪大爷从院子里冲出来，他挑着一双桶，手里还提着一只野鸡。野鸡是他清早在山上发现的，死在了一棵树下。大家劝他用野鸡炖汤，给受伤的游击队员们喝，好补充营养。谁承想，汪大爷还没来得及杀掉野鸡毛，罗歪嘴就带着鬼子上山来了，吓得他赶紧将野鸡藏了起来。现在他提着野鸡出来干啥？

## 老马的心思



马德明站在厂房门口，眯着眼睛看着工人们陆陆续续下班。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像一根紧绷的安全绳。作为厂里的安全员，老马在这个岗位上干了整整三十年，创下了“零事故”的纪录。可最近，他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

“师傅，怎么又在这儿发呆？”徒弟小张拍了拍老马的肩膀，“厂办通知明天安全检查，您可别忘了。”

老马回过神来，皱纹里夹着几滴汗珠：“知道了。”他摸了摸口袋里那个小本子，里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各种安全隐患。

回到家，老马连晚饭都没心思吃。他坐在阳台上，盯着楼下新装的消防栓出神。上周检查时他就发现，厂里新采购的这批消防器材有问题——灭火器喷不出干粉，消防水带的接口和厂里的水管不匹配。这些可都是救命的东西啊！

他想起上周去找采购科长老周反映问题时，对方那副不耐烦的样子。

“老马啊，这批货可是正规厂家出的，有合格证的。你是不是太敏感了？”老周拍着他的肩膀，“咱们厂多少年没出过事故了，别自己吓自己。”可老马的直觉告诉他，这里面有问题。他悄悄去仓库又检查了几次，发现这批消防器材的合格证印刷模糊。更奇怪的是，他偶然听到财务科

“疯了！”老根再次下了结论。

薅野鸡毛需要先烧滚水，烫过之后再拔毛，哪有用凉水冲洗的道理？大家都好奇地跟着汪大爷，想一探究竟。只见汪大爷走到井边，忽然松手，野鸡掉进了井里。“啊！”大家惊呼，“你干啥？这是我们吃的水！”

汪大爷没有理会大家，挑着桶急匆匆地向山下走去。乡亲们七嘴八舌议论起来，有人提议找来竹竿，把井里的野鸡捞上来。竹竿才伸进井里，鬼子和罗歪嘴就又折回来了，还押着汪大爷。

罗歪嘴说：“听、听、听说井里掉了只野鸡。”

大家没有说话，都停下来

盯着他。罗歪嘴来到井边，探头一看，立马回头向鬼子报告：“井里确实有死东西。”

罗歪嘴同鬼子嘀咕几句，就扭头对汪大爷说：“看、看你老实，皇、皇、皇军就信你一回，你、你、你下山挑水吧。”

大家纷纷看向郑大爷，可连郑大爷也猜不透汪大爷此时究竟演的是哪一出。

鬼子与罗歪嘴再度下山去了，汪大爷挑着桶跟在后面也走了。

等他们的背影消失，老根将信将疑地问郑大爷：“难道他也当了汉奸？”

郑大爷没回答。

井很深，大家打捞了好一阵，总算把野鸡捞了上来。郑大爷说：“快将野鸡炖了，给游击队员喝汤。”

“可惜没有盐啊。”老根遗憾地说。

大家从井边移到锅边，长期营养不良使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盯着锅里炖烂的野鸡，不停地咽着口水。可是他们知道，野鸡汤理应给游击队员补身体。

“汪大爷回来了！”不知是谁叫了一声。大家立即拥出屋子。

八分满的两桶水，稳稳地放在院子里。大家都好奇地盯着汪大爷。

“你把井水弄脏，就是为了下山到河里挑一担水？”老根好奇地问。

“你喝一口尝尝。”汪大爷说。

“河水有什么不一样？”老根喝了一口，差点喷出来——齁咸！

郑大爷恍然大悟，猛地一拍大腿：“好一招‘盐溶于水’！”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的议论，这批器材的价格比市场价高出两成。

第二天一早，老马提前两小时到了工厂。他戴上安全帽，拿着手电筒，独自在厂区转悠。

“马师傅，您来得真早。”门卫老李打着哈欠。

“年纪大了，觉少。”老马笑了笑，目光却落在门卫室墙角的灭火器上。他走过去，假装不经意地检查着，心里却咯噔一下——压力指针已经掉到了红色区域。

安全检查会议上，厂长表扬了老马三十年无事故的纪录，还要给他申请“安全标兵”的称号。老马却突然站起来：“厂长，我有话要说。”

会议室立马安静下来。老马的手在桌子下紧紧攥着那个小本子，但最终他只是说：“最近新员工多，我建议搞一次消防演练。”

三天后的消防演练，老马亲自设计了一个“储罐泄漏引发火灾”的场景。当警报响起，工人们去取灭火器时，问题果然出现了——三个灭火器有两个喷不出干粉，消防水带接上后直接脱落，水喷得到处都是。

现场一片混乱。厂长脸色铁青，老周则满头大汗地解释：“这、这可能是存放不当……”

老马这时才拿出那个小本子：“我记录了上个月发现的二十七处消防隐患，都和新采购的这批器材有关。”

调查结果令人震惊：老周收了供应商的回扣，以次充好，如果不是老马及时发现，一旦发生火灾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那天晚上，老马终于睡了个踏实觉。梦里，他看见三十年前刚当安全员时的自己，那时的眼神和现在一样认真。

看见十四岁的自己从门外进来，发梢沾着柳絮，口袋里藏着整个春天的叛逆与慌张。

暮色将玻璃窗染成鸢尾紫时，我们一起晾晒冬衣。母亲执意要用竹竿而不用烘干机，棉絮在晚风里舒展成云朵，她踮起脚的样子与二十年前无异，衣襟上芥菜汁的痕迹从靛青变成月白，时光留下的隐秘水印。

雨过天晴，母亲在院子里摆弄青团模子，糯米粉裹着豆沙馅，纹路里积年的皱褶填满草汁。我忽然想起大学时在图书馆看到过的那本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。泛黄书页间有前人留下的批注：春分者，阴阳相半也，故昼夜均而寒暑平。那时我用钢笔画下横线，却不懂平衡原是流动的词。

“试试新馅料。”母亲递来青团，艾草香混着指尖温度，“加了陈皮。”

燕子掠过晾衣绳的瞬间，我看见有水珠坠落，二十年的光阴突然变得很轻，就像从前从屋檐坠落的、不断融化的春天。